

校园做戒录

贵州省图书馆

- 畸形的爱
- 一个研究生的堕落
- 残梦的破灭
- 从美女到疯子
- 复仇始末
- 师生恋传奇



校园儆戒录

王作祥 编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校 园 做 戒 录

王作祥 编著

责任编辑：刘 戈

*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展览馆路3号)

长沙铁道学院火车头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6.5 字数：135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册

ISBN 7—5355—0899—5/G·931

定价：2.35元

目 录

毁灭篇

畸形的“爱”	2
一个研究生的堕落	18
复仇始末	27
兽性的追逐	33
女研究生之死	41
从醉心“自我”到自我毁灭	48
残梦的幻灭	54
一个叛逃者的毁灭之路	63

沉沦篇

一个博士生的沉沦	68
一名法律大专生的堕落	73
“自我设计”的深渊	77
农民·大学生·囚犯	83
女大学生的泪	91
师生恋传奇	95
从美女到疯子	98
新星，在黎明时陨落	103

忏悔篇

谁之罪.....	150
他们从幻灭中醒来.....	164
女研究生被卖记.....	175
一起涉外婚姻的前前后后.....	178
谎言的魅力.....	186
她追求的“时髦”.....	190
心灵档案.....	199

愛 國 詩 集

毀 滅 篇

畸形的“爱”

吕明 顾尔石

(一)

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向来是宁静的。丽娃河泛着柔和的波光，鸟儿躲在树丛中悄悄低语……然而在1986年12月26日下午，这里的气氛却有些异常。一辆辆警车在校园进出，汹涌人流匆匆涌向礼堂，到处都可以看到面容严肃的警察。

礼堂里座无虚席，空气凝重得象是半透明的钢铁——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在这里举行公判大会。在上海的高等学府中，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

一个削瘦矮小的年轻人被法警押入了会场。他无力地低着头，乱发披垂在窄窄的额头上。透过镜片，可以看到他那双微闭的、黯淡的闪烁不定的眼睛。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即将面临的最后归宿，此刻，彻底的绝望竟淹没了垂死的恐惧，他的脸庞犹如一片毫无生意的荒漠，只有抓着他的法警能感觉到，他们手下这个羸弱的身躯正在微微颤抖。

审判长扫视了一眼会场，稳稳地站起身，开始用职业性的高亢声调宣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昨天下达的刑事裁定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志明，男，二十一岁。汉族。四川省简阳县人。原系上海交通大学学生。

周志明闭上眼睛。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此刻，死神脚步已隆隆逼近，犹如一列铺天盖地而来的火车……

（二）

1983年的春节刚过，天府之国的千里沃野上已是一片盎然生机。由成都开往上海的直达快车正在全速飞驰，车轮撞击着铁轨，发出有节奏的铿锵之声。

周志明的心也象这车轮一样，在亢奋地高速跳动。窗外的春意似乎溢入了车厢，他只感到周身发热。身边的那位姑娘正在给大家削苹果，他不敢抬头看她，只能盯着她那双丰满而灵巧的手……

她叫莫莉，是周志明在简阳县中学时的同学，但他过去并不认识她。1982年高考，周志明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他大喜过望，匆匆赴沪，自然无暇打听其他同学的考试结果。第二年寒假回家探亲，听母校老师说，同校还有三名同学也考取了上海的大学。其中就有莫莉，她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读。老师为了让这四名县中出来的学生在回沪途中互相照应，特意关照他们结伴同行。就这样，周志明和莫莉登上了同一节车厢。

莫莉是个活泼的姑娘，丰腴的脸上闪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虽然算不上特别漂亮，却有一种招人喜欢的特殊魅力。她很快就同周志明等人混熟了，谈笑风生，侃侃而谈，不时

发出清脆的笑声。周志明从没有同一个姑娘说过这么多的话，他快活极了，但又说不出是为了什么。

他设法将座位换到了莫莉旁边。

“喂，快拿着呀！”是莫莉在冲着他笑，手里拿着一个刚削好的苹果。

周志明愣了一下，痴痴地伸出手接过来。为什么……她把苹果第一个给了我？

莫莉继续削苹果。周志明偷眼看看她，又看看手里的苹果，狠狠地咬了一口。

夜深了，莫莉和其他同学都在闭目打盹。周志明却怎么也睡不着。随着列车的颠簸，莫莉的身体时不时地会挨到他。他觉得痒酥酥的，象是触了电。

周志明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位姑娘这样接近过。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善说话也不爱说话，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跟女同学更是老死不相往来。莫莉的出现，犹如在长久的暗夜中突然射入一道阳光，使得他头晕目眩了。

漫漫长夜，迢迢旅途。在三位男同学的围绕中说笑了一整天的莫莉再也睁不开眼睛了，车厢的轻轻颤动和车轮的均匀节奏催人欲眠，她裹紧周志明脱给她的大衣，进入了梦乡。姑娘柔软的发丝拂过周志明的脸庞，他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嘴角。

列车又晃了一下，莫莉的头竟靠到周志明肩上了。他惊慌地看看她，她似乎醒了，又似乎没醒，睡眼朦胧地对她笑了笑，歪过头又睡着了。

少女的世界是一片透明的率真。莫莉坦然地熟睡着，嘴角似乎还有一丝笑意……周志明的心却咚咚狂跳，翻腾着种

种莫名的欲望。他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她会从他肩上滑落。
整整一夜，他没有睡着。

(三)

19岁的周志明堕入了情网。

这是一种怯懦的“爱”。如果莫莉对他不是那样亲切甚至亲热，不曾信任地靠在他肩上入睡，他是不敢把选择的目标对准她的。由于他貌不出众，言不惊人，在他的沉默寡言后面，藏着深深的自卑。然而，又正是这种自卑，成了他点燃对异性渴望的奇特燃料——终于有一位可爱的姑娘对他微笑了，机不可失！

交大是全国的名牌大学，要求极其严格，学习是非常紧张的。但周志明却放下了一切，有空就往师大跑。莫莉是个开朗的姑娘，对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热情。常常有男同学来找她，因此她对这位老乡的频频来访并不以为奇。在遥远的异地，老乡是令人感到分外亲切的。于是，他们成了朋友。当然，莫莉决不会从“要朋友”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友谊。

师大的丽娃河畔和交大的林荫小径，都曾留下过他们并肩漫步的身影。在上海的大学校园里，这样的友谊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惊异。但由于周志明来找莫莉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几位女同学开始暗暗嘀咕：是不是这个四川娃儿看上小莫了？

姑娘的心都是敏感的。如果说莫莉对此毫无察觉，那倒也不见得，但她并没有想到要采取什么严肃的对策。18岁的女大学生，风华正茂，天之骄子，美好的世界无限地袒露在

前，她只想坦然天真地信步走下去。姑娘家是不会讨厌有几个小伙子围着自己转的，她们会为自己的魅力而陶醉，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施展这种魅力……

他们的交往持续了一个学期。在一次交谈中，莫莉问起了周志明的家庭情况。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周志明的心里一阵狂喜：好家伙，她硬是对我有意思哩！摸清家底，就该成为正式的“朋友”了！

(四)

1983年10月的一天，莫莉收到了周志明的来信。平常，两人也有过书信来往，但信中谈的多半是彼此的学习情况，比面对面的交谈更加拘谨规矩。因此，小莫当着同学的面满不在乎地拆开了。才看两行，她就闹了个大红脸——这是一封不折不扣的求爱信！

信现在已无法看到，这里自然不能妄加猜测。但小莫的反应却是可以想见的：她简直不知所措了。平心而论，她对周志明不能说毫无好感，但仅此而已，怎么能一下就……

这位向来很有主见的姑娘头一次碰上如此尴尬事，只好去同好友谢玮商量。当然，大凡找人商量者，多半已经有了了一定的倾向，只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增加自己的信心而已。而两个刚刚踏入生活、心高气盛的女孩子，她们对这类事的答案是不难想象的。两个人凑在一块，写出了一封可以算是得体的谢绝信。信中主要列举了不能应允的两条理由：一、个人年龄尚小，应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二、双方彼此还

不太了解。

周志明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满腔痴情换来的竟是一纸拒绝。腾腾上升的感情烈焰被兜头浇了一桶冷水，难堪地熄灭了，只剩下怅惘的青烟。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莫莉既然对他无意，为什么一直表现得那么热情？

正在周志明陷于苦闷不能自拔的时候，有人对他说，莫莉好象说过，她要“考验考验”周志明。

这实在是子虚乌有的编造。创作者也许是自作聪明的妄测，也许是播弄是非的挑逗，也许是出于安慰失恋者的好心。不过，即使没有这个起因，周志明心中那埋在冷灰下的余烬仍然会重新燃起的，因为这件事对他的意义太大了，他无法面对失败的现实。为了显示自己能经得起“考验”，他重又奔赴师大，频频敲响小莫的房门，同时奋笔疾书，连连发出求爱信。

姑娘是喜欢追求者的，但她们决不会喜欢那种毫无气度、死皮赖脸的追求者。周志明的追求已成了纠缠，莫莉自然就成了同学们窃窃私语的对象。她的自尊心被大大刺伤了。往日的彬彬有礼已无法维持，她最后发出明确无疑的拒绝信号——把周志明写给她的信件统统退回。

姑娘的心扉，已紧紧关闭。

然而，“爱”迷心窍的周志明，竟在这厚厚一叠退信中，又发现了新大陆——小莫把他的每一封信都保存得好好的，并且全编了号。也许这是出于一个姑娘家的细心，或者研究心理学的特殊爱好，要不就是莫莉原先确有过让他们的友谊渐渐发展的初念。反正这一微小的细节，又被一厢情愿的周志明死死抓住了。他觉得，这是莫莉有意于自己的一个

明证，是她在巧妙地向自己发出再度“考验”的信息……

他越发紧追不舍了。

(五)

这种全无道理的纠缠，使周志明在姑娘心中丧失了最后一点亮色。莫莉对他越来越反感了，态度逐渐由冷淡而生硬。当周志明最终确信莫莉对自己不仅毫无情意，而且还颇为厌恶时，他原先靠幻想维持的内心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恋爱的失败，在他心中投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而在这痛苦的回顾中，他发现自己丧失的并不只是姑娘和自尊——由于他整天神魂颠倒，他在学习上也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危机。

中学时代的周志明也曾显赫过一阵子，算得上县中里顶儿尖儿的学生。进入大学后，他才发现，天外还有天。同学中藏龙卧虎，哪一个不是各省、市、县的佼佼者！在激烈的学习竞争中，周志明心有旁骛，对爱情如醉如痴，根本顾不上学业，理所当然地很快就被甩出了起跑的集群。正是在他堕入心造的情网的第二学期，他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一下就有三门功课不及格。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第三学期又有两门功课挂上“红灯”。研究生砸锅了，学位证书泡汤了，连毕业都成了问题。谁之过？全是师大的那个女子害的！他恨得咬牙切齿。

于是，在1984年5月1日，周志明又一次闯进了莫莉的寝室。小莫本不愿理他，谁知周志明哭丧着脸，死赖在门口不

走。小莫怕同学笑话，又有些可怜他，只好请他一起到外头走走。到了校园的一个僻静角落，周志明突然站定，恶狠狠地说：“你要了我，你要赔偿我经济上、精神上的损失！给我2000块钱，限两周答复，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小莫毕竟是个阅历不多的年轻姑娘，被这番威胁惊得愣住了。她又气又怕，一句话也说不出。看着她苍白的脸，周志明感到了一种报复的快意，扬长而去。

莫莉赶紧找到在上海的表哥，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表哥沉吟一会，安慰她说：“所谓赔偿之事，可能是小周达不到目的而施加的一种威胁，根本不必理睬他。如果过分认真对待反而会使他狗急跳墙，引起不测……”

表兄是位很有生活经验的人，但是他说错了。

(六)

礼堂里，庄严的审判正在进行。

“上诉人周志明自1983年后，多次向女学生莫某提出建立恋爱关系。被莫某拒绝后，上诉人仍对莫某纠缠不休，并用扼莫的颈部等手段威胁……”

旁听席上莫莉的几位女同学对视了一眼——她们曾亲眼目睹了那一幕。

5月14日，周志明限定的两周时间到了。晚上，小莫正在学校影院里看电影，银幕旁突然用幻灯打出了她的名字。莫莉走出场外，一看又是周志明，她二话没说，转身就往宿舍跑。但周志明死盯着不放，也跟进了她的寝室。

“喂，上次的问题，你考虑过没有？”周志明凶相毕露。

“我又不欠你什么，干吗要考虑？”

“你知趣点，我要弄臭你一个小女子的名声还不容易！我早就该对你不客气了！”

“你！……流氓！”莫莉气愤地骂了他一声。

周志明浑身一震，不假思索地猛扑上去，一把卡住她的脖子，使劲将她按倒在床上。莫莉被掐得气都喘不上来，一边拼命踢他的肚子，一边挣扎着叫出了声。被惊动的同学纷纷跑进屋里探问究竟，莫莉一时说不清，竟放声大哭起来。

周志明的这一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他借口赔偿在法律上毫无根据的所谓损失，勒索2000元，已构成了敲诈罪。勒索不成便行凶威逼，动手卡人脖子，又犯下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然而，从莫莉本身到两所大学的领导，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交大有关方面对周志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师大领导多次打电话同交大联系，并派小莫的指导员两次去交大汇报情况。为了对莫莉的安全负责，师大特意定下了三条措施：一、及时给莫莉换个宿舍。二、通知宿舍管理员，凡交大来人找莫莉一律不见。三、莫莉不能单独外出，外出须有人陪伴。

然而，这些严厉的行政措施并没有法律的威慑力量。需要动手术的沉痾，药物不能治。

而且，人们对周志明显露出来的非常态心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莫莉正是心理学系的学生。没有人看到，在周志明被扭曲的情感涡流下，一股可怕的力量正在积聚……

周志明不得不写下检讨，立了保证，声称从此不再去师大校园吵闹。他原来就是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人，此后就显得更加孤僻了。

谁也猜不透周志明的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象只在深水中紧闭壳体的蚌，他从来没有与谁特别接近过。同学们都觉得他为人寡情，自私自利，固执而又多疑，很难与之深交。

没有外部世界的强力约束，又没有自我平衡的能力和适当渲泄的渠道，周志明内心的仇恨愈积愈深。既然对莫莉的追求曾是他生活中的最大目标，那么恋爱的失败也就是他生活中的最大失败，以“赔偿损失”为名的勒索，实质上是为了满足他那疯狂的、无法补偿的占有欲。结果，他又一次失败了，而且闹得满城风雨，甚至可能危及毕业分配的前途……

(七)

“上诉人经学校批评教育后，竟怀恨在心，扬言杀人。1985年11月11日下午四时许，上诉人携带菜刀一把，窜至华东师大学生宿舍内……”

自知难逃一死的周志明双目微闭，强烈的灯光照得他眼前一片猩红。

莫莉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开始了。她到安亭师范学校实习。10月26日，周志明又找到了莫莉新换的宿舍，偷偷溜进她的寝室。莫莉不在，周志明留下了一张字条：

“我想用一记耳光来了结一切，这次算你走运，便宜了

你。”

不久，周志明参加了部分四川同学的一个聚会。闲聊中周志明成了大家的话题。有人取笑他太软弱，缺少男子汉气概，竟让个姑娘给耍了。他默不作声。一位好心的同学劝他想开点，天涯何处无芳草？他报之以苦笑。也有人感叹：男人不能成为强者，迟早会被生活淘汰。他低头喝酒。

借酒浇愁，更刺激了他的神经。他要当个男子汉，让别人看看到底谁是强者！

11月8日，周志明突然从市场上买了把新菜刀带回宿舍，满不在乎地在众人面前摩挲玩弄。同学惊奇地问：“你买这干什么？”

“这玩艺切菜不是很好吗？”周志明用一种古怪的声调说。

菜刀闪着寒光。周志明摸弄了一会，又咬牙切齿地说：“师大那个女子太可恶，我一定要干掉她！我还要干掉一切同我有仇的人！”

这样的疯话自然只能当着是玩笑了。一位同学打趣地问：“你看一下你的仇人名单，可有我的名字？不要把我也干掉啊！”

谁也没想到，这把菜刀会染上两个无辜姑娘的血迹。

11月10日是个星期天。周志明更加沉默，蒙头大睡了一整天。

11月11日，他仍然去上课。下午的两节课上完后，他匆匆回到宿舍，抓起菜刀塞进一只旧帆布书包，急急向外走去。一位同学在校门口遇见他，叫了一声：

“喂，小周，上哪去？”